

HAOMENTIAOXIANGSHI

豪门调香师 下

一段掩藏了多年的调香密谋，
一场奢华残酷的豪门争斗，
爱情在商战和阴谋之间何去何从？

殷寻 著
YINXUN
WORKS

2012华语言情大赛冠军
2013年华语言情小说大赛评委

大神殷寻

【豪门惊梦】系列第一部

商界不为人知的阴谋
源于一场调香风波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豪门调香师

殷寻 著

下

重庆出版社



21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豪门调香师 / 殷寻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3.6
ISBN 978-7-229-06680-2

I. ①豪… II. ①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29742号

豪门调香师

HAOMEN TIAOXIANGSHI

殷 寻 著

出 版 人 : 罗 小 卫

责任编辑 : 罗 玉 平 李 雯

装帧设计 : 八牛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

出版
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68809452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: 40 字数: 768千

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6680-2

定价: 5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算账

厉冥禹开着车，苏冉坐在副驾驶位上，两人从医院出来到现在一句话没说。车厢里沉闷极了，她轻轻抬眼下意识看了他一眼，见他的薄唇紧紧抿成了一条线，脸色虽是平静，但眸底总像是隐藏着什么，她赶忙敛下了眼眸，不敢再去看他。

眼睛落在裹着伤口的纱布上，又想起慕承的样子，心有些痛，其实她很希望慕承能够找到心爱的女人相伴一生，他难道察觉不到小朵有多喜欢他吗？正想叹气，身边男人开口了，遂冷深沉：“伤口深吗？”

苏冉微微一愣，随即摇头，他不再说话了，目光沉了沉，加大了油门。

回到半山，他叫了外卖，苏冉像个没有声息的布娃娃似的窝在沙发里，闭着眼睛，耳朵却像是装了雷达似的接触着外面的信息。她生怕厉冥禹会突然冲上来对她做些什么，毕竟他曾经警告过她，六点要准时到餐厅，别让他等。

这一天所经历的事情让她像是只惊弓之鸟，活这么大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可怕的事情，整个人陷入沙发上时真的很想睡觉。她太累了，人在精神极度紧张过后唯一能够调节的方式就是睡觉。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久，她听到厉冥禹的嗓音落下：“吃饭。”

下意识睁眼，才发觉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睡了过去，见他转身走进了餐厅，抬手揉了揉眼睛，却闻到淡淡的清香，这是？看了一下脚底下的垃圾桶才发现，原来是湿纸巾的味道，惊愕回首看着早已消失的男人背影，他刚刚帮她擦了手？

走进了餐厅，苏冉瞪大了双眼，天哪，这人怎么叫了这么多的外卖？默不作声地坐下来，厉冥禹将一杯温水倒好放在她面前，嗓音平淡地说了句：“赶紧吃。”

“哦。”苏冉摸不透他的心思，见他似乎没有发作，赶忙拿起餐具。

整个吃饭的过程都是静悄悄的，只能听到餐具偶尔碰撞的声音，苏冉刚开始吃得有些胆战心惊，但她也确实饿了，干脆就什么都不想，痛快地用餐。厉冥禹一句话没说，他吃饭一向很快，又不会吃太多，所以等到他吃完，苏冉还有大半碗饭没动。

用完餐的厉冥禹却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，起身倒了杯茶后又坐下来，慢慢喝着，随手拿过餐桌旁边的报纸，一页页翻看。这一幕在平时不觉得什么，可今天苏冉就觉得别扭了，盯着还剩下大半碗的米饭，又抬眼悄悄扫过他的脸，美丽的水晶灯光轻轻流转在他身上，笼罩着他过于平静的五官。

下意识咽了一下口水，放下筷子，刚想告诉她她吃饱了，却听他淡淡命令了句：“不要剩饭。”紧接着他又翻了一页报纸，喝了一口茶，依旧没有看她。

这种感觉更令人全身泛寒，他明明没有看着她，可她的一举一动他却了若指掌。只好低着头将剩下的米饭吃完，有些食不知味，喝了口水后，她起身准备收拾碗筷。

“放下，你回房吧。”厉冥禹将手中的报纸放到一边，毫无表情地说了句后起身夺过她手中的碗筷，开始收拾起餐桌来。

苏冉不知他究竟怎么想的，默默地走了出去，在门口停住脚步忍不住回头看了他一眼。他在认真地将没动过的菜裹上保鲜膜，然后逐一放进冰箱里，又挽起衣袖打开水龙头，开始刷盘子洗碗。她始终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，灯光下他站在那里，他的背影看上去那么高大，却总像是隔着一层冷漠。苏冉的指尖动了动，触动却一直钻进心里。

她从来没见过他做这些事，这几天即使在家吃饭都是她来收拾，原来，他也会刷盘子洗碗。不知怎的，他的影子落在那里，竟然，很美……

回到房间，苏冉直接倒在了床上，翻来覆去竟然失去了睡意，看着墙壁上的时钟在一格格跳动，又想起今天发生过的所有事情，他一定是攒着怒火的吧？她放了他整整一小时的鸽子，依照他的性格应该会打她的手机，没人接听的话他肯定就憋了一肚子的火，到了医院又看到她与慕承接吻，紧接着又被萧烨磊打了一拳……完了，苏冉将脸埋在枕头里，恨不得直接将自己憋死得了，她怎么想怎么都觉得今晚上有危险，他怎么可能那么轻易放过她？

正惶惶不安中，厉冥禹推开了卧室的门走了进来，见她整个人都蜷在床榻上，眼底闪过一丝怜意，扬起来的声音却多少有些寒冷：“起来，洗澡！”

啊？苏冉猛地窜起身，瞪大了双眼看着厉冥禹，渐渐地，呼吸越来越急促。她就知道他不会放过她，这个时候还要她伺候他洗澡？说不准在他气头上的时候将她塞进水里呢。“我的手受伤了，没有办法给你洗澡，要不——”

“废什么话？赶紧给我进浴室！”厉冥禹低吼了一嗓子，目光泛起不悦。

苏冉被他突如其来的吼声吓了一跳，只好硬着头皮跟他走进了浴室。

浴缸热气氤氲，渐渐朦胧了四周的镜子。苏冉有些局促地走了进来，见厉冥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暗自叹了口气，还没等说话却被他拉到身边，伸手就要解她胸前的扣子。

“喂，你做什么？”她赶忙抬起未受伤的手死死攥着他的大手，一双水眸瞪得大大的。

“手拿开。”厉冥禹英挺的眉心之间闪过一抹似有似无的不悦，淡淡地说道，“洗掉你身上其他男人的味儿！”

苏冉这才明白，原来是他要给她洗澡。

“我自己洗就好了。”一想到白天发生的事情只觉得恶心，又觉得惊颤，如果当时烨磊再晚赶到一步她就废了。

她的扭捏似乎令厉冥禹更加不满：“啰嗦。”落下两个字后，他二话没说便解开她身上的扣子，苏冉还没来得及阻止，一时间便春光乍泄。

深深的沟壑周围尽是男人留下的噬咬痕迹，青青紫紫，有旧痕，还有新痕。衣服直接被褪到了肩头，厉冥禹的一双眸倏然微微眯起，大手直接将她身上的衣服干脆全都脱了下来。苏冉不知道他在看什么，只觉得眸光太过犀利，下意识伸手想要抱胸。

“手放下。”他沉着嗓子命令了句，微微加重的呼吸中似乎在压抑着某种怒气。

她抬眼扫了他一眼，心一惊，他的眼睛快要喷火了！赶忙将手臂放下，手指却紧张地攥在一起，怎么了？他怎么突然又变了情绪？

阴霾漫上了男人英俊的脸庞，他盯着她看了半天，伸手熟练地解开了她的胸衣扣子，胸衣脱落，她呼吸渐渐加促，胸前的弧度也跟着上下起伏不定。厉冥禹的胸口也在起伏着，不过更像是在压抑着怒火，苏冉能够感觉得到这股子隐隐浮动的怒火，悄然蔓延在浴室之中，与他身上好闻的琥珀香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了十分奇异的感觉。

他抬手，宽阔的大掌箍在她细白如瓷的肩头上，修长的手指又缓缓落下，温热的指尖令她忍不住战栗了一下，眼睁睁地又见他的手指落在她的牛仔裤上，然后慢慢拉开，牛仔裤顺势褪去……直到最后一件的障碍物都被他甩到一边的时候，苏冉整个人一丝不着地呈现在他面前，尴尬、羞愧交织在一起重重撞击在她的胸口上。

男人严苛的目光像是X光似的在她身体的每一处细细扫过，最后像是终于确定了似的，手指攀在她胸口的一个位置，指肚在其中一处吻痕上停下，淡淡的语调透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：“这是谁的？小痞子的还是慕承的？”

苏冉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愣愣地抬头看着他。厉冥禹眸底的光亮隐了隐，里面像是有头危险的兽马上就要卸甲而出似的，手指微微用了用力将她整个身子转过来，另一只大手扫过镜子上的热气，令她看得更加清楚。

“这是谁的？”他站在她的身后，坚硬的胸膛贴靠在她的后背上，一手钳住她的细腰，另一手从她的腋下伸过来落在她胸口的位置上，修长的手指轻抚着其中一道吻痕，眼神十分沉静地盯着镜中的她，语气很轻柔，可她明显感觉到身后胸膛的僵硬和冰冷。

她看向镜中，刻意避开男人的眼神，这才看清楚胸口的情况。“你一定要凡事都扯上慕承吗？”如果他在怀疑，那就是那些小痞子做的吧？当时她一直处于惊慌失措当中，压根就没注意是什么时候留下的痕迹。

见她面色淡然，身后的男人微微眯了眯鹰眸，冷沉开口：“事实上，我看到他碰了你。”

冰冷的气息滚落在她的脖颈处，令她十分不舒服，压下盘旋在心头的怒火她看向镜中的他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厉冥禹，看到你这个样子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，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！”

厉冥禹的脸色变了变。苏冉的樱唇有些微微颤抖，她可是将最后一点力气全都用来反

抗他了：“就算慕承碰了我又怎样？那你呢？你又碰过多少女人？”说完这话只觉得腰身一紧，看着镜中的他，面色愈发的冰冷，薄唇抿成了一条线，性感的下巴倨傲地绷紧了。她咽了下口水，抬着眼与镜中的他对视着，多少有些挑衅的意味。

有能耐就一巴掌拍死她，一天阴阳怪气地做什么？他凭什么要求她为他守清白？她静静地等着，等着如雷的吼声扬起，又或者接受他的冷嘲热讽，可等了半天才发现，他眼中的冰冷竟缓缓褪散，逐渐又恢复了一贯的沉静，这种变化令她愕然，同时也更心惊。

这种男人往往是最可怕的，能够将神情和性格收放自如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防。良久后他才开口，声音淡淡的，刚刚那一幕像是不曾发生过似的：“当时几个人？”

苏冉一愣，他的情绪和思路跳跃性太强一时间让她没反应过来，隔了几秒钟后才轻叹一口气：“5个。”应该是5个，当时她看得挺清楚的。

她看到镜中的男人眉心蹙了蹙，眼底却飞快闪过一抹冷鹭，是她看错了吗？

“再看到他们能不能认出来？”他又问，声音依旧平静。

苏冉听他突然这么问了句，又愣了愣，他的口吻很平静，平静得如同在谈论一件家长里短的事情似的，可他的眼神……她明显感觉到他的眼神绝非善类。厉冥禹见她半天不回答，扔过来一个眼神给她，她马上反应了过来，敛下了眼眸，淡淡说了句：“算了。”

这件事追究起来就会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她自己也就算了，一旦报了警，萧烨磊也把那些人打得半残，这对烨磊也不利。她只是丢了身外之物，能平息就平息吧。

尖尖的下巴被男人轻捏了起来，迫使她不得不对上他的眼，眸底泛着的光更多的是明显的不悦：“这件事，你没权说算了。”

苏冉的心口开始突突跳着。见她的神情，厉冥禹松开了她的下巴，突然没好气地说了句：“活该！”

啊？

“真是笨透顶的女人，街上那么多人，你偏偏能走到没人的地方去？”他的语调蓦地提高。

“我——”

“还是这种情况你经常碰到已经习惯了？”他没等她说完便打断，语气有些急促，眼神的寒意更浓，像是冬日落下的霜寒，大手猛地箍住她的肩头，“也对，你已经下贱到人尽可夫了，还有什么贞洁恪守？”

“啪——”苏冉抬手便是一个耳光，狠狠打在男人的右脸颊上，紧接着，她的眼泪滚落了下来，全身气得发抖。

突如其来的动作惊诧了厉冥禹，脸颊很快就红了，下一刻怒火腾地在胸腔上就燃烧了起来，一直蔓延到眼底，几乎都可以将对方烧制殆尽！

“你活腻了！敢打我？”他一把钳住苏冉的手臂，咬牙切齿地怒瞪着她，几乎下一刻就有直接将她掐死的可能性。

“我就是要打你这个脑子有毛病的人！”苏冉豁出去了，冲着他怒吼道，“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人尽可夫也是被你逼的！你说我人尽可夫那你还碰我？呵呵，厉冥禹，你不是一样也喜欢碰我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吗？我下贱，你比我还下贱！你不是也一样喜欢被人戴绿帽子吗？”

“闭嘴，你给我闭嘴！”厉冥禹突然厉吼了一嗓子，眼神的怒火都已经喷射了出来，英俊的脸颊铁青得骇人，几乎都要扭曲变形，大手死死箍住她的肩膀，痛得她几乎快要断气了。他额头上的青筋都冒出来了，吼叫的嗓音几乎快要将整个屋顶给掀开。

这是她第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的脾气，之前的几次相比这次来讲都是小巫见大巫了。这一刻，她以为他会直接拎刀杀了她，这样也好，他干脆就杀了她算了，反正她活得也挺累的。感觉着肩膀上的痛，她急促地呼吸着，眼泪早已滚落不见，眼底是绝望的痛，咬了咬牙，盯着他那只几乎可以杀人的眼睛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厉冥禹，你真的太不公平了，凭什么这么要求我？那你呢？你不是一样在我与和薇之间跳来跳去？”

“我没碰过和薇！”厉冥禹的吼声再次从胸腔中窜出来，回荡在浴室，几乎撞击到两人的心口都在痛。

苏冉蓦地惊愣住了，全身也瞬间僵硬，不可置信地抬头看着他。

见她一脸的惊愕，厉冥禹强忍着将心头想要杀人的欲望给压了下来，脸颊上还有些火辣辣的疼，死丫头，别看她瘦瘦小小的一只，手劲还不小，死盯着她的眼，半晌后愤愤不平地甩出了句：“我真是他妈的吃饱了撑的才会担心你的安危！”

苏冉瞪大了双眼！他竟然也会说脏话？不知为什么，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模样，又听到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，她心头的怒火反倒是消失了，只觉得好笑，怎么感觉，这脏话从这样一向沉静的男人嘴里说出来反而变了味道似的？还有，他说了什么担心她的安危？他的样子像是在担心她的安危吗？

厉冥禹见她一会儿板着脸，一会儿又忍不住想要笑的模样，先是愣了愣，紧接着，心头上盘旋的怒火却意外消失了，沉着脸走到了浴缸面前，又没好气地喝了一嗓子：“还不过来洗澡？水都凉了！”

苏冉擦了擦手指，朝着他慢吞吞地走过去。其实她真的是个挺好性子的人，一般情况下不会生气，当然，这种打人耳光的事情从小到大她也只是做过这么一次。物理老师教的没错啊，原来力真是相互的，谁说打人的那个人就一定爽？她的手心到现在还疼。

厉冥禹见她像是蜗牛爬似的，干脆大踏步上前将她一把抱起，然后直接塞进了浴缸里：“抬手，伤口发炎了我不会替你包扎！”



他真觉得自己是吃饱了撑的，又或者是脑袋被门给挤了，连他自己都察觉出不对劲的地方。这么多年在仕途上的打拼已经让他磨出了冷静自持，可每到遇上她的事情时，他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。他会破天荒地去花时间等她的出现，会破天荒开着车像疯了似的寻找她的身影，会破天荒为了她跟人打架，也会破天荒生平第一次挨打竟然没了脾气，被人扇了耳光后竟然还想着她的伤势？

苏冉骂他骂得对，他就是下贱！

浴缸里的一幕有点戏剧性。

苏冉整个人被泡在热水里，受伤的手高举着，整个人像是被宰前净身的羊羔似的一动不敢乱动。厉冥禹坐在浴缸旁边，虽说脸上还挂着铁青的神情，但手上的动作倒是挺轻柔的，一点点为她洗着身子，眼神幽黑深邃，不知在想什么。

就这样，两人全都默不作声，直到洗完澡。窝在床上的时候，苏冉拉过被子将自己全身包裹住，像是粽子似的，原本疲惫不堪却又有点失去睡意，直到厉冥禹只裹着一条浴巾从浴室里走进卧室的时候，她赶忙闭上了双眼。

没一会儿，她只觉得床的一端微微塌陷了一下，他上了床。心开始怦怦直跳，还没等他拉过被子的时候她突然睁眼，干涩地舔了舔唇道：“给我倒杯酒好吗？”

厉冥禹伟岸的身子倚在床头看着她，微怔：“酒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给你倒水。”他误以为她渴了。

“我想喝点酒。”她下意识伸手拉住他的胳膊，又赶忙缩了回来，脸色不自然地说了句，“红酒不是可以安神吗？”

厉冥禹看了她半天，最后起身下楼去酒柜倒酒。苏冉趴在床上轻轻叹了口气，她只想睡个好觉，这一天她过得提心吊胆的，累死了。正想着他走了进来，手里端着半杯红酒，室内淡淡的光线笼罩在他伟岸的身体线条上，性感的蛊惑从他围裹浴巾的上半身嚣张地彰显出来，古铜色的肌理线条十分流畅，有力的脊梁，结实的肌肉宣扬着男人的力量。

她敛下眼眸，没有再继续盯着他的身材看下去，其实，他的身材真的挺好的。四年前对他不甚了解，但这几天她逐渐了解到，他挺喜欢健身和各类运动的，许是没有太多时间，他经常会在别墅的健身房一待很久，每天也会到室外游泳池去游泳，有一天她还无意在他口袋里发现了一张马会俱乐部的会员卡，说明他有骑马的爱好。她从来都不想去刻意了解他太多，可渐渐地发现，一些细枝末节已经会随时随地告诉她，他的爱好、他的私生活、他的品味……

水晶杯送到了她面前，接过后，男人将身上的浴巾扔到一边上了床，她觉得心口又开

始窜动，盯着手里的杯子，红酒在杯中轻轻晃动着，在她脸颊上映出波纹般的光晕来。

厉冥禹扯过薄被随意遮了一下，修长有力的双腿和结实的胸膛还暴露在空气中，他伸手将她直接圈在怀里，没有说话，只是伸手轻抚着她的头发，若有所思的样子。苏冉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也没抬头看，静静地在怀里，闻了闻杯中的红酒，单宁味很甘醇，又轻品了一口，入口甘甜滑润，没有丝毫苦涩的味道，说明酒质是一级棒的。也对，能入他口的红酒怎么会是次等品？

她不擅长喝酒，但天生具有品酒的能耐，这倒要感谢她生了个高嗅觉的鼻子，不过这鼻子闻过了红酒也会醉的。

“少喝点。”见她闷着头一直在喝酒，厉冥禹皱了皱眉，淡淡说了句。

苏冉晃了晃酒杯，没说话，她知道越是品质好的红酒后劲就越大，也好，最起码可以躲过今晚。看他洗好了澡直接上了床并没有倒头就睡，她就知道他肯定不会放过她，不过如果喝酒了，说不定就另当别论了。

室内很安静，安静得都令苏冉感到好奇，忍不住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他性感的下巴略显有些绷着，倨傲而有型，他在想什么呢？

许是见她盯着自己瞧，他终于有了反应，低头对上了她的双眼，淡淡问了句：“头上的伤口在哪里？”

苏冉有点迷惑。

“在精神病院，你自己撞伤的伤口在哪里？”他耐着性子，又问了遍。

苏冉这才反应过来他问了什么，抬手摸了摸，然后说道：“这里，不过已经没什么伤口了。”他怎么突然问起了这件事。

他伸手，修长的手指拨开她的发丝寻找，最后停了下来，目光落在了上面。是有一道伤口没错，如果只是靠手指来摸的话摸不出来，伤口恢复得很好，不过用眼睛看还是能看到浅浅的痕迹，这道痕迹映在他的眼睛里，没由来的心疼泛了出来，像是从心口被电钻钻过似的疼痛难忍。手指的力量放轻，抚摸在伤口上面，良久后才嗓音略显暗哑地问了句：“疼吗？”

苏冉一愣，摇头。四年前撞上的时候她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痛了，四年后伤口已经长好了，也不痛了。有时候，记得痛苦的事情会让人更加不快乐。

头顶上，男人意外地低叹了一口气：“为什么会住进精神病院？”

攥着杯子的手指微微僵硬，杯沿抵住红唇，红酒的馥郁醇香也无法抑制住冰冷的仪器在体内搅来搅去的感觉，那一刻她甚至连死的心都有。这件事还有必要告诉他吗？他和她只剩下了短短五天，这个星期过后两人便分道扬镳，她没有必要告诉他一切啊。

感受到怀中的女人身子的僵直，厉冥禹捏起她的下巴，目光转为严苛：“你不说，我



会查。”

红酒在杯中微微震荡了一下，苏冉忙避开他的手指，敛下眼眸，又喝了一口红酒后淡淡说道：“没什么好查的，又不是什么秘密不可告人的事情。四年前爸爸意外跳楼身亡已经令我深受打击，然后又看到那份合同，紧接着我俩就离了婚，从那天起我觉得我失去了全世界，又像是全世界抛弃了我，我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失去了家人，失去了爱人，在双重打击下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患上了焦虑症。”她刻意轻描淡写地说着，又刻意掩藏了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，抬眼，眸光淡然，“人的心理复杂而奇怪，可能当时是我太内向了，又不愿意同别人倾诉，所以病情越来越严重。”

“就是这样？”厉冥禹对心理领域的事情不了解，微微泛起疑惑，却因为她云淡风轻的态度深感痛心。

“是，就是这样。”她有些头晕地靠在他的胸膛上，却觉得在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身子僵硬了一下，轻抚她发间的手指也似乎颤抖，是颤抖吗？还是她的错觉？她一定是喝醉了。

无意识地轻叹了一口气，对于四年前的事情她不想说太多，说太多反而会引起他的怀疑。五天后她和他就再无关系，所以她不想用四年前早已死掉的生命来继续跟他纠缠不清，她无法去估算当他知道曾经失去了一个孩子会怎样，一旦这种局面发生，她不知道后果会如何。

厉冥禹没再继续追问，心头蔓延的痛令他难以呼吸，已经令他无法再思考太多，四年前她所经历的一切，他无疑是个侏子手，四年前他以为她会很坚强。手臂下意识收紧，将她更加贴紧在怀，揽过她的小脑袋，低头在她头顶上落下一枚吻，然后下巴抵在上面，闭上双眼来缓解久久无法消散的疼痛。

他动了恻隐之心，这份心思是最不该动的，他不就是想要看到这种结果吗？

苏冉趴靠在他的怀里，看着他的胸膛在上下起伏着，淡淡的琥珀香钻进了她的鼻腔里，混着红酒的醇香一同滑落入喉，将杯子放在他的小腹上，手拿着杯柄看着里面绚烂的颜色，像血啊，四年前，从她体内流出的殷红血液。所以才有人说，红酒是高雅的，因为它跟生命是一个颜色呵。

眼前渐渐变得有些模糊，酒劲促使她晕晕沉沉的，她傻呵呵地轻笑，抬眼看着他。厉冥禹也低头看着她，四目相对的时候，他瞬间被她唇畔的笑容迷惑，那笑，淡淡的，透着一点点的苍白，又蛊动着绚烂的光芒，不同于四年前的纯真和坦率，多了一份岁月的沧桑，可还是令他怦然心动。

“你打算怎么收拾那几个小子？”她突然呵呵笑问，歪着头盯着他。

薄毯从她的肩头上滑落了下来，她的目光看上去有些迷离，纤细的身子还带着肆虐过

后的美，修长柔软的双腿轻轻蜷缩在一起，她没意识到自己的美态全都丝毫无遗地落在了男人的眼眸里。

厉冥禹低头看着她，看着这个像是温顺小猫似的趴在他胸膛上的女人，美丽的水晶灯光落在她完美无瑕的雪背上，莹白的肌肤透着凝润的光泽，宛若牛奶般细腻。性感的喉结上下滑动一下，他伸手，轻抚她的唇稍，淡淡的语调透着压抑的渴望：“看来以后要带着追踪器才能不将你弄丢。”他没直接回答她的话。

“追踪器？”苏冉皱了皱眉头，酣醉的她透着傻里傻气的可爱。

见状后，厉冥禹忍不住勾唇：“醉了？”

苏冉将杯子举高，她只是喝了一点点而已啊，怎么头会这么晕：“还剩这么多呢。”她看着他，他的影像在眼睛里也迷迷糊糊的。

男人无奈轻叹了一口气，顺势接过她手中的杯子，仰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空杯放在床边后搂过她，低低说了句：“睡吧。”

其实还不用等到他说这句话，苏冉就已经阖上了双眼，眉心舒展开来，呼吸匀称而甜甜。厉冥禹却失去了睡意，任由她枕着他的胳膊酣然入睡，低头看着她，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轻抚着她的发丝，这种动作像是催眠似的令苏冉睡得更沉。

她太累了，也太怕了，喝了点酒后将身体的全部疲累感全都调出来，就这样，进入了深度睡眠。

“厉议长，这款女士手机是今年最新推出市场的，除了具备目前最尖端的运行系统外，最重要的还有自动定位功能，不再像以前必须要下载定位软件才可以呢。”手机推广的服务小姐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道缝，其他服务小姐也时不时往这边瞧。

第二天中午的时候，厉冥禹便直接走进了手机卖场，他的出现倒是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。拿过手机看了看，摆弄了一番：“佟佑，你觉得这款手机她会喜欢吗？”

佟佑终于可以插进去话了，咽了下口水：“议长，您买女士手机是为了——”

“苏冉一天丢三落四的，昨天把手机给丢了。”厉冥禹淡淡地说了句，又看了看手机，“这款还不错，至少以后再打不通电话的时候也知道她在哪。”

无心的一句话却听得佟佑心惊胆战的，像是盯着陌生人似地盯着厉冥禹，他竟然主动去买手机给一个女人？直接在品牌商那订做不就行了吗？还劳师动众地亲自挑选？半天后他才找回声音：“议长，您下午还要开会呢，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您午餐还没用呢——”

“行了，我看就这个吧。”厉冥禹没听他说什么，直接要求服务小姐备好新货，然后自顾自地走到收银台钱去付款。

佟佑赶紧跟了上去。

坐上车子的时候，佟佑赶忙催促道：“议长，餐厅我已经刚刚订好了，我们——”

“推掉下午的会议吧，改成明天上午九点。”厉冥禹坐在后座上，修长的手指轻敲动着手机的包装盒，目光若有所思。

“啊？”佟佑的嘴巴张得都快要掉下来，从他替他做事这么多年，就没见过他突然更改过行程，这是怎么了，“议长，您要去哪啊？”

“开车，去苏冉的工作室。”

佟佑瞪大了眼睛，看着后视镜中的男人。

苏冉十点多才到的工作室，然后就开始埋头在调香室里提香，足足一个多小时她也没有从香氛中提炼出最纯正的黑醋栗的香气，不由得迷惑。警方怀疑陈忠尸体上的黑醋栗是来自香水之中的，最开始她也认为是这样，可为什么提炼出来的味道就差这么多？将口罩摘下后陷入了冥思苦想之中，不对，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

楼下的门铃响了，苏冉将手中的试管小心翼翼地放回原位后下了楼，一开门，竟是慕承，眼底微微愣住，不由想起昨天的事情。

“明天要进行大手术，今天休息调整，不打算请我进来吗？”慕承的笑容在阳光下倍显温润。

苏冉赶忙让他进来。

“上次来，这里还是空空如也，现在装修得很漂亮。”慕承由衷地赞叹着。

苏冉想起了上一次发生的事情，唇边微微扯过一丝弧度后，倒了一杯茶给他，坐下来：“焯磊的情况怎样？没事吧？昨天的事情，很抱歉。”

慕承放下茶杯看着她：“小冉，无论任何时候你都不要跟我说抱歉。”他的笑透着包容，“焯磊没事，CT的结果我看了，只是轻微脑震荡而已，休息几天就没事了，不过——”

苏冉见他来了个转折，原本微微落下的心又陡然提了上来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今天你有没有接到警署那边的电话？”

苏冉摇头，又发生什么事情了？

“估计警方会很快找你问话。今天一大早警署的人来医院调查情况，有人报了警，警察带走了几个小痞子，焯磊也被警方问了话，我才知道那几个小痞子原来就是昨天企图对你不轨的人。他们被警方扣留，又反咬萧焯磊出手伤人，我想要不了多久，警方就会让你去认人吧。”

“什么？”苏冉猛地站起身。

室内窜过一丝不寻常的气流，晌午的阳光投射进来，苏冉的脸颊被映得略显苍白透明。慕承说的话令她大吃一惊，有人竟然报了警，几个小痞子被抓？不经意想起昨晚厉冥

禹说过的话，难道这件事跟他有关？

“这件事有点麻烦。”慕承见她真不知情，温雅的眉心微拧在一起，眼神略显思考。

苏冉闻言后坐下来，看着他。

“对方被带到了警局，但同时也控告萧烨磊故意伤害人，警方对这次事件挺重视。”他若有所思。

“明明错在他们，他们竟然反咬一口？”苏冉面色不悦。

“就算他们被定罪也有权利来维护自身利益，更何况目前还在调查中，法律就是在保障人权。”慕承纠正了一下她的态度。

苏冉将身子无奈地倚靠在沙发上：“我想警方要不了多久就会找我问话，我会将当时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出来，不会让烨磊为了我背上黑锅。”

“这件事还是交给警方吧。”慕承轻声说了句，“我想事情没那么简单，警方的态度很紧张。”

苏冉陷入深思，如果这件事跟厉冥禹有关的话，警方紧张的态度也无可厚非了。见她眉心的一丝疲累，慕承眼底的心疼更浓，看着她低声问道：“要到什么时候，你才能离开他身边？”醇重的嗓音透着一丝沉重。

苏冉的睫毛微微颤抖了一下，微启樱唇：“五天，还有五天。”

她的回答直接而干脆，使慕承反而怔愣了一下，五天？为什么五天？苏冉却没等他开口细问，看向他神情淡淡的：“慕承，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请你不要再问了好吗？这么多年你帮助我的太多太多了，不要再担心我的事，总之还有五天，我和他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”

她的睫毛在光亮下轻轻扇动着，唇畔透着一丝淡淡的笑意，眼底遮住了枯井般的落寞，只将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，总会透着一丝希望。慕承静静地看着她，处于尊重没有再问，良久后像是下了某种决定似的点头轻轻笑了笑：“好，我等你。”

苏冉一愣，赶忙摆手：“慕承，我——”

“你的决定我无权干涉，也怕你为难不去干涉，所以我的决定你也不要干涉好吗？”他柔声说道，“我爱你，我等你，这些都是我一个人的事，就算你不会接受那也是我一个人的决定，你总不能控制别人不能爱你吧？”最后一句话透着打趣的意味。

苏冉想笑却笑不出来，心情更加沉重，舔了舔唇不自然地说道：“慕承，其实你身边还有其他值得你去深爱的人……”差点说出了小朵的名字，想了想还是压了下去。小朵曾经不止一次跟她说过，她爱慕承也是她一个人的事，这件事不需要任何人担忧，也不需要为任何人造成心理负担，这样想着，这两个人的爱情观还真是一致。

其实她很想跟慕承说明明白小朵的感情，可她太了解小朵了，一旦这话是从她嘴里说出

来，那小朵的自尊心绝对受不了，所以多少次话都在嘴边盘旋，一想到小朵的脸，只能硬生生咽下。

慕承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：“小冉，我知道这几年你一直将我视为朋友。这样吧，我们来个约定如何？”

她不解地看着他。

“在你没有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先不要急着将我推开，至少给我一个留在你身边的机会。”慕承的笑开始转为严肃认真，眸子里尽然都是显而易见的深情，“从今天起我也不会用爱来强迫你，不会给你造成心理压力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爱上了一个人，那我会主动离开，好吗？”

他的话令苏冉心头发痛：“慕承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”他是个好男人，真的是一个好男人，她却无法爱上他，可又深深地喜欢他，所以她才希望他能够快乐。

慕承笑了：“好了，我们不说这个话题了，差点忘了今天找你的重要目的了。”说着从公事包里拿出一样东西来交给了苏冉，“打开看看，喜不喜欢？”

苏冉看了一眼，惊讶：“手机？”

“你的手机丢了，买一个给你方便联系，下次我就不用再大老远地来你工作室了。”他说得云淡风轻。

闻言后她无奈低笑摇头：“你将我当成了小孩子了？”说着就要还给她。

“如果真是将我当成朋友就不用计较这些，拿着。”慕承强行塞给她，起身拿过公文包，“我下午还有一份医学报告要写，先走了。”

苏冉愣愣地看着手里的包装盒，待他走出门口的时候才反应过来，赶忙追了出去：“慕承——”

慕承站在阳光下，淡淡的光晕将他笼罩，身上的白色衬衫发出耀眼的光泽，他的脸在这种光亮下显得愈发俊逸非常，停住脚步，回首。

“手机我真的不能要。”苏冉在他面前停住，轻柔说道，“你还是拿回去吧，好吗？”

“已经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收回来的道理，这样吧——”他没有伸手去接，若有所思地想了想，笑着对上了她的眼，“再过两天就是冰妞的生日，这次的生日宴会你来办，怎样？这样你可以收下手机了吧？”

苏冉拍了一下额头，恍然：“对啊，我真是该死竟然忘了冰妞快过生日了，好啊，没问题，冰妞这次的生日宴会我一定要好好筹划。”

“好。”阳光下，他温润低笑。

树荫下，一辆深色的商务车缓缓停靠，不远处一对男女有说有笑的一幕完完整整地落

在车座男人的眼眸里，女人唇畔的笑犹如莲花，清新美丽，这笑靥，却只为一入。

阳光下的那一幕看上去是挺唯美的，男人伟岸温柔，女人小巧可人，可映在不同人眼睛里效果就不一样了。后车座上，厉冥禹整个人都是僵硬的，倨傲的脊梁冰冷地挺直着，性感有型的下巴也绷紧，连开车的佟佑都感觉到了不对劲，尴尬地看了一眼窗外，苏冉手里拿着的是一款手机的包装盒，再抬眼看了看后视镜中的厉冥禹，心底不由的泛起寒凉。

他的眼沉静得吓人，一瞬不瞬盯着车窗外谈笑风生的男女，典型一副抓住妻子红杏出墙的、吃了醋的丈夫模样。对于厉冥禹和苏冉之间的事情，佟佑知道得不算太详细，虽说也感觉到他们中间出了点问题，至少一对没有问题的夫妻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分开四年之久，但处于对厉冥禹的了解，他认为，这两人之间的情感根本就没那么简单。

最起码，这个苏冉跟和薇不同，她会惹得厉冥禹的情绪出现反复和异常，而面对和薇，厉冥禹似乎总是一副平静得不能再平静的样子。

“议长，您看这……”佟佑迟疑开口，询问他要不要下车，其实早在厉冥禹吩咐他开车到这边的时候意图就很明显，他想亲自将手机送到苏冉手上，没想到竟有人捷足先登。

厉冥禹没有开口，伟岸的身子倚靠在车座上一动未动，他的眼一直盯着车窗外苏冉的笑靥，久久没有扯回目光。她的笑竟像是刀子般狠狠扎在他的胸口上，泛起从未有过的疼痛，大手落在车门上，只需轻轻一开，他便可以堂而皇之地走下车，上前，然后将苏冉拉入怀里，跟那个男人宣示所有权，可是——

“你能让一个曾经深爱过你的女人彻底变成怕了你，厉冥禹，这是你的成功还是失败？”

昨天慕承的话又在他的脑海中拼命撞击着，落下后又形成一圈圈如涟漪般的余音。厉冥禹陡然收紧了大手，慢慢地攥成了拳头，手背上的血管都突显出来。他的眸光如山野里行走的狼，隐忍而残毒。

佟佑心惊地看着后视镜中的他，也随时做好了准备。他只怕他一个愤怒下了车同那人打起来，这么彰显的情绪他从来没有见过，心里想着一旦打起来他要如何拉架才好。

还没等在脑中构思好一个完整的方案时，却听到厉冥禹低沉开口：“开车。”他一贯醇厚的嗓音，竟然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挫败感。

“啊？啊，好。”佟佑先是一愣，随即反应了过来，心中的石头轰然落地，赶忙发动了车子，又小心翼翼地看了厉冥禹一眼，他过于沉静的眸令人看不穿心中所想。

佟佑一时间也摸不透他的性子了，商务车一个转弯，朝着相反方向驶去，很快融进了车流之中。

近情情怯

慕承刚刚拿钥匙打开房门就听到冰姐在哭，二话没说放下公事包朝着卧室里面大踏步窜了进去。

季歆瑶不知什么时候把冰姐从幼稚园里接回来了，用她的钥匙开了门，堂而皇之地在为冰姐收拾行李，坐在床榻上大哭的冰姐见慕承回来，“哇”地一声哭得更加委屈，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慕承见冰姐吓得全身都发抖，不悦地看向季歆瑶。

季歆瑶丝毫不在乎他突然回家，将行李箱一盖起身盯着他：“慕承，既然你不愿意跟我复婚，那我现在就带走冰姐，别以为法院真的会将冰姐判给你。我是她的亲生母亲，孩子当然要留在母亲身边才好。”

“母亲？你履行过一天的母亲义务吗？”慕承冷笑，相比面对苏冉时的温柔，此刻的他全身都充满冷凝，“将冰姐的行李放下，你没资格踏进这里，走吧。”

“走？”季歆瑶将手里的衣服一扔，精妙细绘的脸颊泛起幽怨，“你巴不得想让我赶紧腾地儿是不是？你想给冰姐找后妈？谁啊？那个苏冉吗？慕承，你可真是衣冠禽兽啊，苏冉是你的外甥媳妇，你连你外甥的女人都想占有，你要不要脸？那个苏冉有什么好？她就是狐狸精，我看你和厉冥禹两个都疯了，一个长辈一个晚辈全都被那个狐狸精迷得团团转！”

慕承怀里的冰姐哇哇大哭：“不准你说苏冉妈咪，不准……呜呜，你是坏人。”

“格洛冰！”季歆瑶一听快疯了，上前就要来抢她，“我才是你妈咪，你听清楚了没有？我才是！那个苏冉是个狐狸精，她不是你妈咪——”

“闹够没有？”慕承一手扯住她伸过来的手臂，冰冷地甩开，眉宇间寒意更浓，“我和你之间的事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你走吧，对于冰姐的抚养权我绝对不会放手，如果你想争，我们法院见。”

季歆瑶开始痛哭，指着他：“姓慕的，你到底还没有没良心？当初我跟你时候什么都不懂，是你欺骗了我，当初你为什么没跟我交实底？我们都是夫妻了，你还对我隐瞒你的家世？我是个女人，难道为自己争取一份保障有错吗？”

慕承看着她，良久后目光闪过一丝幽伤：“你没错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以为责任可以取代一切，但当初我娶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，我没想隐瞒你什么，因为家世也好，名声也罢对我而言都不重要。”他曾经也想过，甚至在明确了已经爱上苏冉的时候也想过，虽说这个决定下得很艰难，但出于责任他还是决心来做一名合格的丈夫。这一生他的确决定了与季歆瑶一同度过，所以他将苏冉藏在心里深处，不再拿出来，不再去想念，只